

# 国台办：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许晓静 田翔宇）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1日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谬论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又在颠倒黑白、大放厥词，又在鼓噪“以武谋独”“倚外谋独”，又在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穷兵黷武、勾连外部势力持续谋“独”挑衅，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

有记者问：10日，赖清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反对用暴力或胁迫方式改变区域和平稳定的“单边行为”，台湾会坚定维持现状、提升防务力量。同日，他还发文鼓吹“民主是台湾唯一的方向”，台湾会与世界上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携手抵抗威权侵扰。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陈斌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不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大搞“备战谋独”

“全民皆兵”，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把民众绑上“台独”分裂的疯狂战车；在岛内实行“威权统治”，一再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赖清德充斥对抗思维，严重违法岛内民意，严重违法民主法治，既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也是台湾社会撕裂对立的最大乱源，根本没有资格奢谈“民主”“和平”。

陈斌华表示，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

向。当前反对“台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对抗。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决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余地。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从民族大义和自身安全福祉出发，认清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 商务部：希望墨方及早纠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错误做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日就墨西哥国会审议通过对非自贸伙伴的提税提案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加征关税措施，希望墨方及早纠正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错误做法。

有记者问：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10日，墨西哥参众两院审议通过对非自贸伙伴的提税提案，新税率将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我们也注意到，与墨政府9月向国会提交的提案相比，此次审议通过的版本中，一些税目和税率做了调整。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墨方措施落地情况，并进一步评估相关影响。本次审议通过的提案在9月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部分汽车零部件、轻工产品和纺织服装等产品的提税税率有一定幅度下调。但总的来看，有关措施一旦落地仍会实质性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贸易伙伴利益。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加征关税措施，希望墨方及早纠正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错误做法。为维护中国相关产业利益，商务部已于9月底依法对墨启动了贸易投资壁垒调查，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发言人说，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墨方有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提税将服务于美墨加协定未来审议。中方乐见有关国家通过经贸协议解决经贸分歧，但任何协议不应以影响全球贸易发展有条件，不得损害中方正当利益。希望墨方高度重视、稳妥行事。

发言人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墨经贸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健康稳定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阴云密布的背景下，期待墨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深化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双边经贸关系大局。

教育部：

## 2024年留学回国49.5万人 同比增长19.1%

新华社上海12月11日电（记者王鹏 陈潇雨）记者11日从教育部获悉，2024年留学回国49.5万人，较2023年增加7.94万人，同比增长19.1%，人才回流呈加速态势。

当天，教育部在上海举办“春晖计划”三十周年纪念暨2025春晖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交流活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978年至2024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743万人完成学业，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563万人回国服务，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87%。

“春晖计划”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活动开幕式期间，教育部发布2025春晖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优秀成果、2026春晖创新靶点清单等。此外，活动发起《春晖倡议》，成立春晖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为留学人员构建更有效率、有温度、可持续的创新创业支持体系。

据悉，本次活动期间将举办“春晖计划”三十周年成果展和2025春晖中国留学人员优秀成果海报展，春晖青年学者创新交流活动和春晖创新创业优秀项目路演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活动还将组织本年度春晖创新创业优秀项目代表赴15个合作城市开展深度考察对接活动。

## 驻柬使馆提醒柬泰边境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新华社金边12月11日电（记者吴长伟）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0日晚发布领事消息，提醒靠近柬泰边境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

消息说，有网络媒体10日报道称，柬埔寨奥多棉吉省部分区域遭到炮击，有中国公民受伤。中国驻柬使馆正积极核实有关情况。

中国驻柬使馆再次提醒在柬中国公民，特别是柏威夏省、奥多棉吉省、班迭棉吉省、马德望省、菩萨省等靠近柬泰边境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带。其他地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柬泰边境地区。

# 10年航程80万公里！

中国“雪鹰601”飞机翱翔南极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刘祯



12月8日，“雪鹰601”飞抵格罗夫山区域，为内陆队员运输生活物资与科研设备。

跨越，构建辐射二十余个国内外考察站的洲内空中走廊。

世界首次：中国极地航空保障能力深刻质变

在广袤的南极冰原上，冰穹A标记着南极冰盖之巅。这里海拔超过4000米，年均气温接近零下60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如今，这里是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所在地。

2016年1月9日，“雪鹰601”首次飞越冰穹A，证明了中国极地固定翼飞机具备在极寒高原飞行的能力。

2017年1月8日，先期抵达的昆仑站队员，用雪地车反复碾压、平整，在冰穹A的松软雪面上“雕刻”出一条坚实的跑道。“雪鹰601”经过近5小时飞行，从海拔250米的中山站区域，稳稳降落

在海拔4093米的昆仑站机场。

冰穹A松软的积雪深达数米，这次降落创造了国际南极航空史上的第一。

10年来，“雪鹰601”承担的任务早已从单一的运输，拓展至航空科学调查、国际合作及应急救援等，彰显中国极地航空保障能力在新时代的深刻质变。

搭建“空中实验平台”：透视数千米冰层下的奥秘

“雪鹰601”不仅是一架飞机，也是一个强大的“空中实验平台”。崔祥斌介绍，机身搭载雷达、航空磁力计、重力仪等设备，其中冰雷达可穿透数千米冰层，宛如为南极冰盖做“CT扫描”。

目前，“雪鹰601”已累计完成逾20万公里的科学观测飞行，一系列科学发现由此诞生：描绘出伊丽莎白公主地约

90万平方公里的精细冰下地形图；发现了总面积约370平方公里、上覆冰盖厚达3600米的麒麟冰下湖；揭示了埃默里冰架下的大型排水通道……这些成果，为研究冰盖稳定性、海平面变化及远古气候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在第40次南极考察中，“雪鹰601”圆满完成了由国际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发起的“环南极冰盖边缘探测计划”首阶段任务，填补了东南极冰盖沿岸关键数据空白区，彰显了中国在南极前沿科学研究中的担当与能力。

国际合作：为南极航空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南极，是科学探索的圣地，也是国际合作的舞台。

10年间，“雪鹰601”不仅多次执行国际救援任务，向遇险的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考察队员伸出援手，还与澳大利亚、美国、挪威等多国合作，共同对伊丽莎白公主地、恩德比地等区域开展航空探测。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极地航空管理中心副主任程绪宇表示，自第41次南极考察起，中方开始主动向周边多国考察站发布航行通告，承担中山站区域空域信息共享与管理职责，保障他国飞机起降。

10年间，中国南极科考告别单一依赖地面车队长途跋涉的历史，“雪鹰601”与“雪龙”系列科考船“天海一体”，构建起一套涵盖协调、通信、监视与气象的完整航行保障体系，为南极航空治理提供务实的“中国方案”。

强化深海极地考察支撑保障体系，“雪鹰601”将飞向更远的航程，探向更深的奥秘，为人类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社北京/“雪龙”号12月11日电）

既能承担偏远山区、海岛的重型物资运输与精准物流投送，也能在应急救援中快速恢复通信、投送救灾装备，还可提供地理测绘、灾情评估、矿产普查等服务。

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无人机技术实现新突破。“九天”无人机由陕西无人装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设计。

# “九天”无人机成功首飞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宋晨）记者12月11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九天”无人机在陕西蒲城圆满完成首飞任务。

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的大型通用无

人机平台，该机型采用“通用平台+模块化任务载荷”设计理念，依托自主集成技术创新，具备大载重、高升限、宽速域、短起降等核心优势，机长16.35米，翼展25米，最大起飞重量16吨，载荷能

力达6000公斤，航时12小时，转场航程7000公里，性能指标位居同类产品前列。

通过模块化任务载荷换装，“九天”无人机可广泛适配民用多元场景：

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近日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一份他新发现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的文档扫描件。

这一留守名簿编写于二战期间的1945年2月28日，与此前发现的战后1945年8月29日编写的该部队留守名簿不同。“新发现的这份留守名簿清楚地展示了其管理业务规则，该部队番号班级的名称及其负责人的名字也被清晰列出，非常难得。”西山说。

打开名簿首页，一张《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支部出張所一览表》映入眼帘。表的右上侧盖着清晰的“军事极秘”印章，表内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属有石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各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军衔等信息一应俱全。

日军在北京也有像731一样的细菌部队？这到底是怎么的一支部队？是怎么实施细菌战的？给华北一带的民众造成了哪些伤害？一连串问题不断涌出，让记者开始了一场跨国寻找侵华日军罪证的追索。

一份1950年的报纸

经过大量史料调查记者发现，原1855部队队员松井宽治在1950年1月10日刊发在日本《赤旗》报上的证言是重要的一手参考史料。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日本找到了这份报纸。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接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后，于昭和20年（注：即1945年）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筱田队（注：第三课课长筱田统）做卫生二等兵。这里是细菌武器

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北支那派遣军1855部队，由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本部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的近旁，表面上做的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第二课（制造菌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

松井开头简短的证言，让记者深感震撼。再翻开《留守名簿》查找核实，在超过1200人的名单中，“西村英二”“筱田统”“松井宽治”的名字都一一在册。

这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居然就隐藏在北京市的皇家祭天场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秘书长张斌进一步深入采访。

三口消毒锅 6支试管

从天坛公园西门进入，张斌边走边向记者介绍，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代号甲第1855部队。该部队在北京有一个本部和下属三课：第一课在协和医院，本部及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第三课则在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走进神乐署，张斌从包里拿出曾被记录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的旧地

□新华社记者 郭丹 罗鑫 陈泽安

# 起底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

图，边对比边讲道：“神乐署正中央的凝禧殿、显佑殿是本部的库房。北侧，在民国时期是生产血清、疫苗的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被日本人占领后就直接被用于制造菌苗，他们在这里挖了地下冷库，专门用于储存菌苗。”

张斌介绍说，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员来此接收，在天坛院内发现了三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1950年，工作人员又从封存了4年多的地下冷库里发现了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后经专家对试管内残留的菌种进行培养，发现其中的5管仍具有强毒性，均为鼠疫杆菌。”张斌说。

走进神乐署三进院落最深处，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党宏斌向记者展示了两张1855部队相关的照片。照片上，一名日本军人拿着试管在院内观察，另一名日本军人在院内老槐树下留影。“这棵600余年的神乐槐，静静地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党宏斌说。

两份民国档案

松井在其证言中还说道：“我听尾崎技师说，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曾举行过对空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虽然1942年实施细菌实验的具体地点

不得而知，但记者在《留守名簿》上找到了这个陆军技师的名字——尾崎繁夫。

除了释放大量有毒跳蚤，有资料表明，1855部队还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

张斌告诉记者，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区内的玉清真、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

另据北京档案馆馆藏的《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1943年）》中，一份《（民国）三十二年六至十月患者路倒死亡者消毒工作统计表》显示：当年6月和7月，北京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无死亡报告；8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发现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

张斌说，“所谓‘路倒’，应该是路上‘倒毙’之人，但并未被直接统计到死亡人数中。此外，就算加入路倒者，这个死亡数字也非常保守。”

张斌表示，他查到过1943年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委员、常务委员一共34人。但中国人仅11人，其余23人全是日本人，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总

务部部长吉见亨都在其中。“因此，这个伪北平政府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局部或者是某一时段的保守数字，未必反映了北平民众受害全貌。”

张斌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发现，侵华日军通过1855部队在山东、山西的支部、派出机构等还在山东和山西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撤走1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筱田统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晚，通宵达旦。”松井在证言中说道，“在后院里挖了个大坑，把跳蚤全扔进去，然后浇上汽油全烧了。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到各陆军医院去。”松井说。

部队名称可以删掉，但历史不会被湮灭。尽管日本投降后疯狂消灭证据，但战后80年来，无论是记录1855部队成员信息的《留守名簿》还是记录该部队活动信息的《业务详报》，抑或是部队成员的证言，都在揭示该部队的存在及其实施的罪恶行径。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息，也希望通知更多曾经在册的人员或家属，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早日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全貌。”西山说。

（新华社东京/北京12月11日电）